

第 1 篇

《廣韻》切語用字 與音節結構

提 要：《廣韻》裏面有很多由「層疊」而來的材料，本篇擬從中探求唐宋時代分辨音節結構的方法，並以此說明「等韻學」本稱「切韻學」的原因。

關鍵字：《廣韻》、魯國堯、反切、韻圖、四等韻

原文刊於《漢語史新視閩——葉寶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82 - 92。

《大宋重修廣韻》(本篇下稱《廣韻》)是承傳前代韻書修改而成，內部結構大都是由「層疊」而來。¹ 如果是「層疊」的話，此書的形成就並非由單線發展，如果以陸法言(562-?)的《切韻》作為起點，發展到現在所見的《廣韻》，中間可能是呈菱形的狀態，甚至是箭垛型的狀態——陸法言的《切韻》只是其中一支「箭」。換言之，《廣韻》之於《切韻》，除了是直線的關係外，也可能繼承了多本所謂「《切韻》系」韻書，甚至跟《切韻》沒有關係的東西。因此《廣韻》的切語用字非常複雜，然而這樣複雜情況的背後到底有甚麼意義，實在值得深思。本篇擬從《廣韻》的切語用字探討古人如何分析音節結構。

1. 切語改動與反切改良

一般認為《廣韻》對前代韻書的切語並沒有很大的改動，也沒有在反切方法上有所改變，其中不同的地方只在於語音的演變，如林序達(1925-1993)《反切概說》認為：「從比較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廣韻》的反切確實與《切韻》有所不同，而這不同處主要是反映了語音的演變」，² 他舉出唇音和舌音的例子，指出《廣韻》的改動「也是為了切合實際的語音。《廣韻》的這些改

¹ 魯國堯(1937-)〈盧宗邁切韻法述論〉論述韻圖和等韻學(切韻學)時，提出「層疊」的說法：「切韻圖是層疊地造出來的」〔魯國堯(2003: 350)〕，同樣《廣韻》本身，同樣也存在「層疊」的性質。

² 林序達(1982: 52)。

變，對反切方法沒有絲毫改動」，¹ 簡而言之，《廣韻》和《切韻》切語的差異只在於語音的改變，而沒有改動反切方法。周祖謨（1914–1995）在《唐五代韻書集存》指出：

……至於改變切語而涉及到讀音問題的，主要是聲母中唇音、舌音和匣母用字的改變。……這些都表明韻書的編者或寫者為切合語音的實際情況對反切不免有所改動。不過，把反切完全徹底地一一加以修訂的書並沒有發現。²

除了林序達所說的唇音和舌音之外，周祖謨還加上匣母。不過這裏所說的改動反切只為切合語音的轉變，言下之意，唐五代韻書改動切語並沒有改變《切韻》的語音系統，因此《廣韻》的「重修」其實是語音改變的結果。所謂「把反切完全徹底地一一加以修訂的書並沒有發現」，當然不能說不對，也不無可商。的確找不到把《切韻》的切語完全改變的唐五代韻書，更由於反切的包容性（如不同的方言，大都可以用相同的切語切出相應的音節），《切韻》的切語在後世仍可以拼切出相應的語音，「完全徹底」四字到了現代仍然適用。

值得注意的是，周祖謨舉出的例子「卑（卑）、邳」，³ 見於

¹ 林序達（1982：52）。

² 周祖謨（1983：16）。

³ 《唐五代韻書集存》：「例如支韻……；同韻『卑』字，箋注本一音符移反，而裴本《切韻》作必移反。又脂韻『邳』字《切韻》音符悲反，而箋注本二作蒲悲反；同韻『胝』字，箋注本一作丁私反，箋注本二則改作陟夷反」〔周祖謨（1983：16）〕。按：「卑」，《廣韻》

《廣韻》的「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裏面（頁 130），至於「雲（頁 109–110）、越（頁 477–478）、斲（頁 465）、柿（頁 479）」的反切，¹ 在《廣韻》的確都已經「重修」了。不過，周祖謨所舉的例子也不盡合適，其中「斲」的上字「丁」《廣韻》有兩讀，一作知母（頁 188），一作端母（頁 194），《廣韻》改作「竹」，「竹」只有知母一讀（頁 457），因此不致誤讀反切。把「斲」的上字由「丁」改作「竹」不盡是語音的轉變，也可以說是改良的辦法。

切語其實也有一些屬於系統性的改變，如去聲夬韻有「薑」小韻，《切韻》殘卷P3696-2 和「王三」的切語為「丑芥」，而《唐韻》作「丑介」，「王二」作「丑界」，《廣韻》作「丑犗」，² 而「介、界」都屬於怪韻，不屬於夬韻，《廣韻》則改作「犗」，與P3696-2、「王三」同；又如夬韻「夬」小韻，P3696-2、「王二」、「王三」、《唐韻》的切語為「古邁」，《廣韻》作「古賣」，而《廣韻》卷首韻目的切語為「古邁」（頁 339），³ 「賣」屬卦韻（頁

作「卑」〔陳彭年（2008：130）〕。又按：為省篇幅，本篇逕列《（新校互註宋本）廣韻》的頁碼〔陳彭年（2008）〕，不再施注。

¹ 《唐五代韻書集存》：「文韻『雲』字，箋注本一作戶分反，王韻則作王分反；同樣，月韻『越』字，箋注本一作戶伐反，王韻則作王伐反。覺韻『斲』字，箋注本一和王韻音丁角反，《唐韻》則改作竹角反。又月韻『柿』字，箋注本一音匹伐反，《唐韻》則作拂伐反。」〔周祖謨（1983：16）〕。

² 上田正（1975：143）。按：《唐五代韻書集存》把 P3996 歸入「箋注本切韻」〔周祖謨（1983：7-8）〕。

³ 上田正（1975：142-143）。按：《廣韻導讀》認為：「《廣韻》諸本作『古賣切』誤。『賣』在十五卦，此應作『古邁切』，徐錯不誤」〔嚴學窘（2008：181）〕。

383)。又如去聲祭韻「毳」小韻，「王一」、「王二」、「王三」、《廣韻》的切語均為「此芮」（清母四等），而《唐韻》作「昌芮」（昌母四等）。¹ 當然這些改動並不大，不足以改變整個語音系統。

不少學者都把《廣韻》跟《集韻》加以比較，認為《集韻》在反切方法上有所改進，潘重規（1908–2003）先生與業師陳紹棠（1935–）先生的《中國聲韻學》認為《集韻》「改造切語，將不合之反切，加以改定」，該書指出這種情況有兩點，首先「是將類隔之字改為音和也」，這一點在《廣韻》裏面也有不少，並且在各卷之後舉例列出，如上面提到的「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因此這一點可以不論；另一點似乎真的是《集韻》的特色，所謂：「切語上字字之聲調及等呼，與被切字相同」。² 《集韻》卷首所載的〈韻例〉並非沒有清楚論到相關的問題，〈韻例〉只是籠

¹ 上田正（1975：139）。邵榮芬（1922–2015）《切韻研究》認為：「有些小韻的反切越出了本聲或本韻，大概是受後來音變的影響。這些小韻都按應在聲或應在韻列表，而反切則不加動」〔邵榮芬（2008：27）〕。按：看來不是單純音變的影響，而是可能承傳前代不同系統的韻書而出現的現象，並且是屬於系統的調整。

² 以上見《中國音韻學》〔潘重規、陳紹棠（1978：274）〕。《中國聲韻學》又說：「……凡《廣韻》切語上字屬仄聲者，皆易以平聲字，可知《集韻》於此，有顯著之改易，以求切語上字與被切字聲調之統一。此其所易之字，已及於反切上字及被切字之等呼，亦使之相同。如東，為合口字，而切語上字德為開口字，是以開切合也。《集韻》改為都，屬合口字，則與東同為合口字矣。又如鍾亦合口字，切語上字職為開口字，改為諸則同為合口矣。凡此，皆以《廣韻》未密而改之者。蓋聲韻之事，愈細密則其價值愈顯，然此事於韻例中，並未有說明。而其間曾經改易，則屬無可置疑也」〔潘重規、陳紹棠（1978：275）〕。

統地說：

凡字之翻切，舊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謂之類隔，今皆用本字。述夫宮羽清重，篆籀後先，總括包并，種別彙聯。¹

「武」和「亡」是輕唇，而「某」和「茫」是重唇，這就是上面所說《中國音韻學》的第一點，跟《廣韻》一樣，也只是舉例說明。至於「宮羽清重」，大約就是《中國音韻學》所說的第二點，然而這跟《廣韻》卷首所載「論曰」的部份也非常相似，「論曰」所謂「必以五音為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頁 19），這又跟《廣韻》所錄的孫愐〈唐韻序〉「又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件而次之」（頁 18）相應，因此《集韻·韻例》並非新說，也就是說用切語表現出上字的聲調、等呼之說，並非自《集韻》開始。雖然《廣韻》似乎沒有按聲母五音排列，但事實上已涉及等韻學（切韻學），因此唐作藩（1927-）認為有等韻學的影響。² 不過《廣韻》和《唐韻》都未見有完整的編排凡例，此外如果按「紐其唇齒喉舌牙」的話，在編排和使用上可能有其難度，因而放棄了這樣的做法，也就是「論曰」所謂「若細分條目，則令韻部繁碎，徒拘桎於文辭耳」（頁 19）。另一方面，這

¹ 丁度（1989：1）。

² 唐作藩〈校訂五音集韻序〉〔甯忌浮（1992：序 1）〕。按：唐作藩也認為：「……據《廣韻》卷首所載孫愐《廣韻·序》已云『又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件而次之』，可見等韻之學影響韻書的編排體例，已發軔於唐代」（同上）。

些資料說明唐人對韻書的編排已有很多細微的劃分，到了《集韻》才刻意提出來並加以完成。

2. 音節結構與「切韻學」

周祖謨提到一些唐五代韻書切語的改動，頗值得注意，這些改動不涉及語音，也不是訛誤的問題，《唐五代韻書集存》指出：

在反切方面，這些書裏互有異同。其中有些只是用字上的差異，與音類不相涉，但也有些牽涉到讀音的問題。屬於用字上的改變，各書的情況不同。在用字上為甚麼要改變，還不完全清楚。稍能理解的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為避諱而改字。……另一種是反切上字不用正紐字，而改用旁紐字。在《切韻》裏有不少用同一韻系的同紐四聲字作切語的，這就是古人所謂的正紐字。例如脂韻「葵」音渠住反；上聲「揆」則音葵癸反；又平聲「達」音渠追反，去聲「匱」則音達位反；這些都是正紐字互切的例子。可是從《唐韻》以後就略有改變。例如虞韻去聲遇韻的「樹」字，王韻作殊遇反，「殊」即「樹」之平聲，蔣本《唐韻》則作常句反；又同韻「芋」字王韻音羽遇反，羽為「芋」之上聲，《唐韻》則作王遇反；「常」與「殊」、「王」與「羽」聲同而不屬於同一韻系，這就是旁紐雙聲。¹

¹ 周祖謨（1983：15-16）。按：「常」和「王」都是平聲的陽聲韻，這跟「歸納助紐字」多作平聲的陽聲韻，是否有關？請參閱本書第

現在澤存堂本「樹」(頁 364)和「芋」(頁 366)的切語正與周祖謨所舉的《唐韻》相同。姑且不論因避諱而改動這一點，而把正紐字改為旁紐字，的確是改良反切的做法。不過，為甚麼早期的切語會用正紐字來充當上字，而不使用更方便的紐四聲？古人用這樣笨拙的切語有甚麼意思呢？看來改良的背後，似乎泯滅了一些隱含的意義。

設立反切的目的是在於分解被切字的聲和韻，再經過拼切的過程，復原被切字的音節；而正紐字上字的切語如果是正常的話，其目的又是甚麼？因此不是要問「在用字上為甚麼要改變」，而是應該問「用這些切語到底隱含了甚麼意義」。這裏試以古人分析音節結構的方法這個角度來討論一下。

先來看看嚴學窘(1910-1992)《廣韻導讀》的說法，該書討論到《廣韻》的「內涵」，一開始就比較古今對音節結構的描述，嚴學窘用了三個圖表來描述《廣韻》的音節結構，現在把第一和第二個圖表拼合在一起，請參閱下圖，右邊拉丁字母的部份是現代語言學的分析，所謂「這T代表聲調，C代表輔音，S代表半母音，V代表母音」：¹

3 篇的第 4 節。

¹ 嚴學窘(2008: 39)。